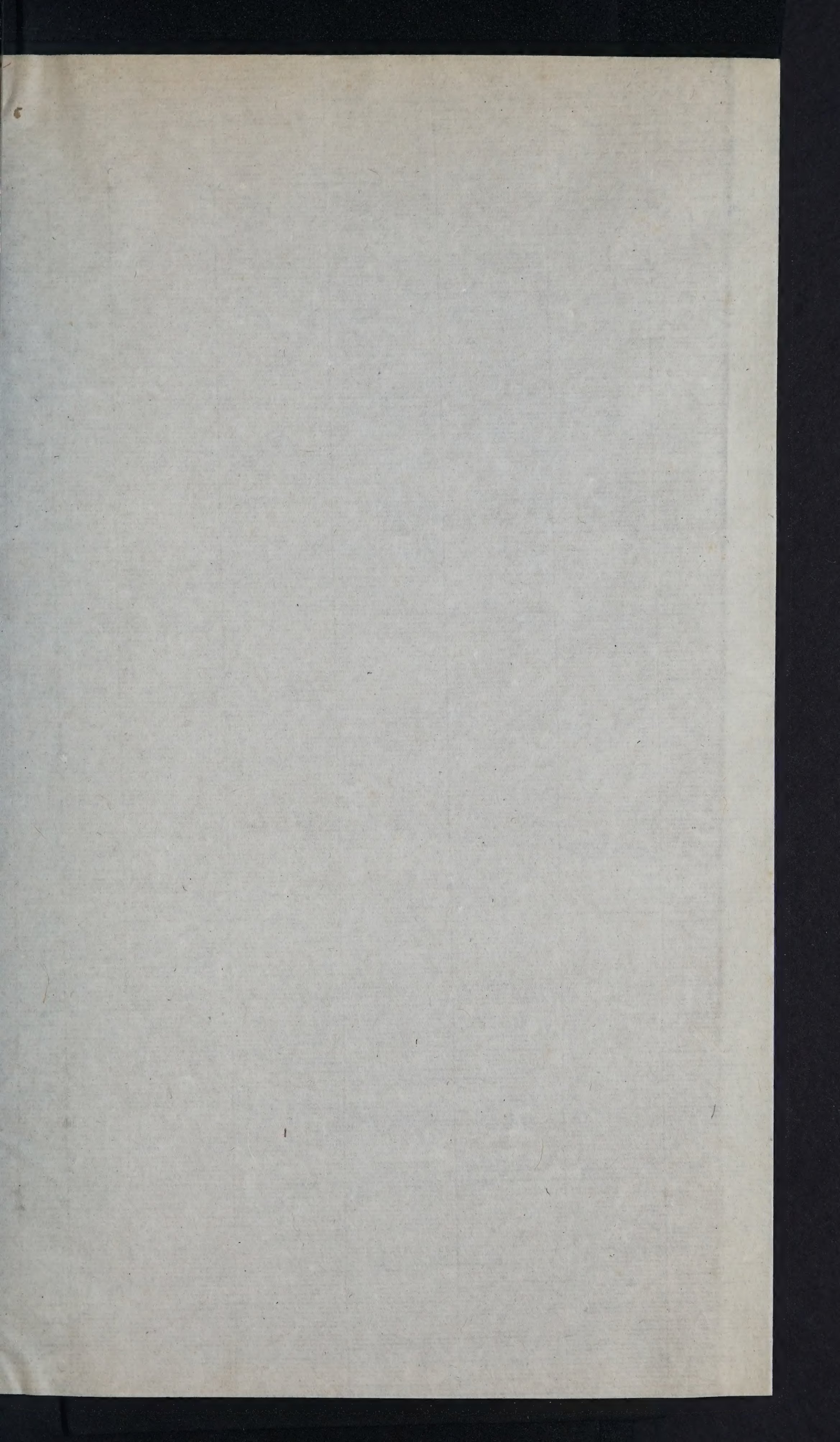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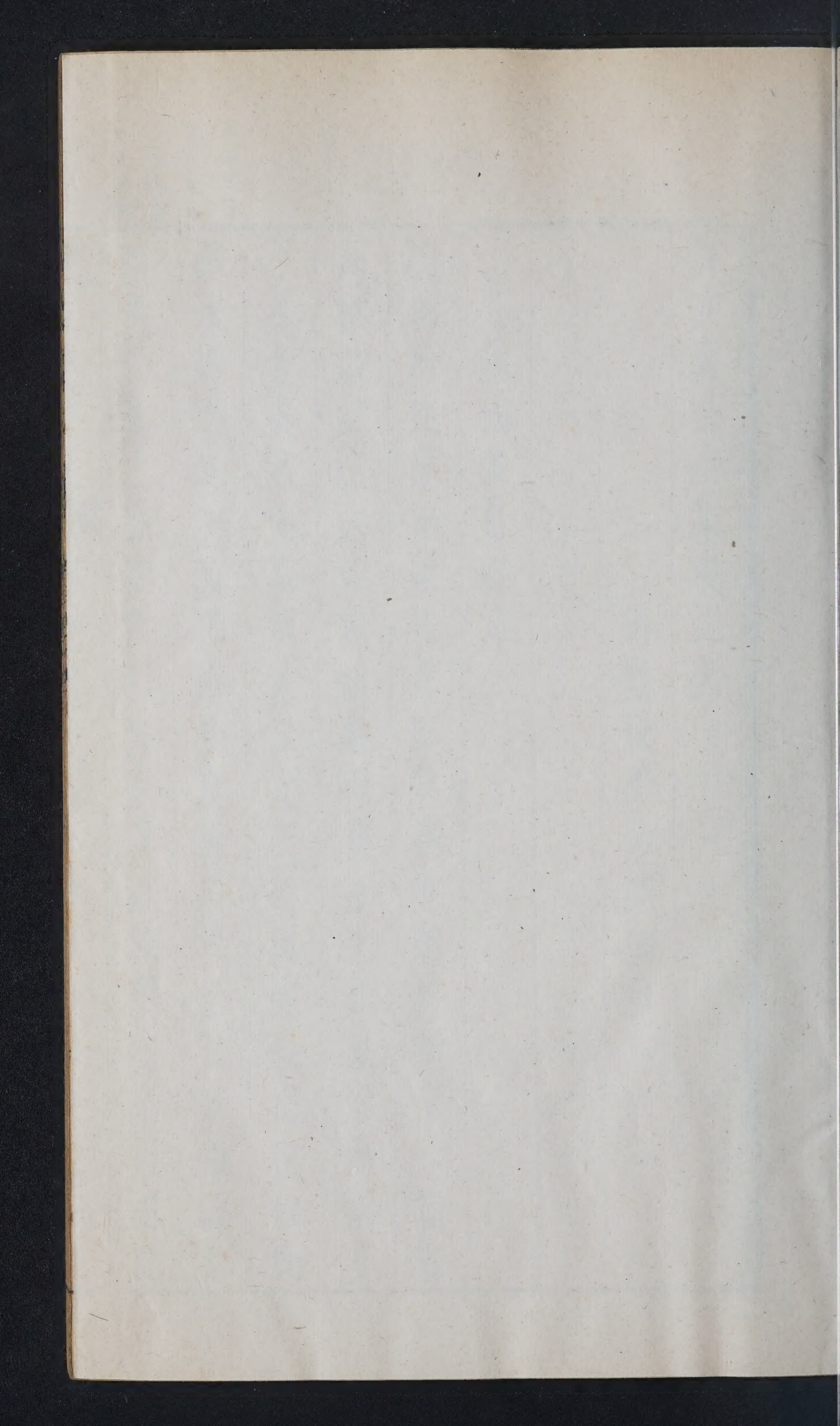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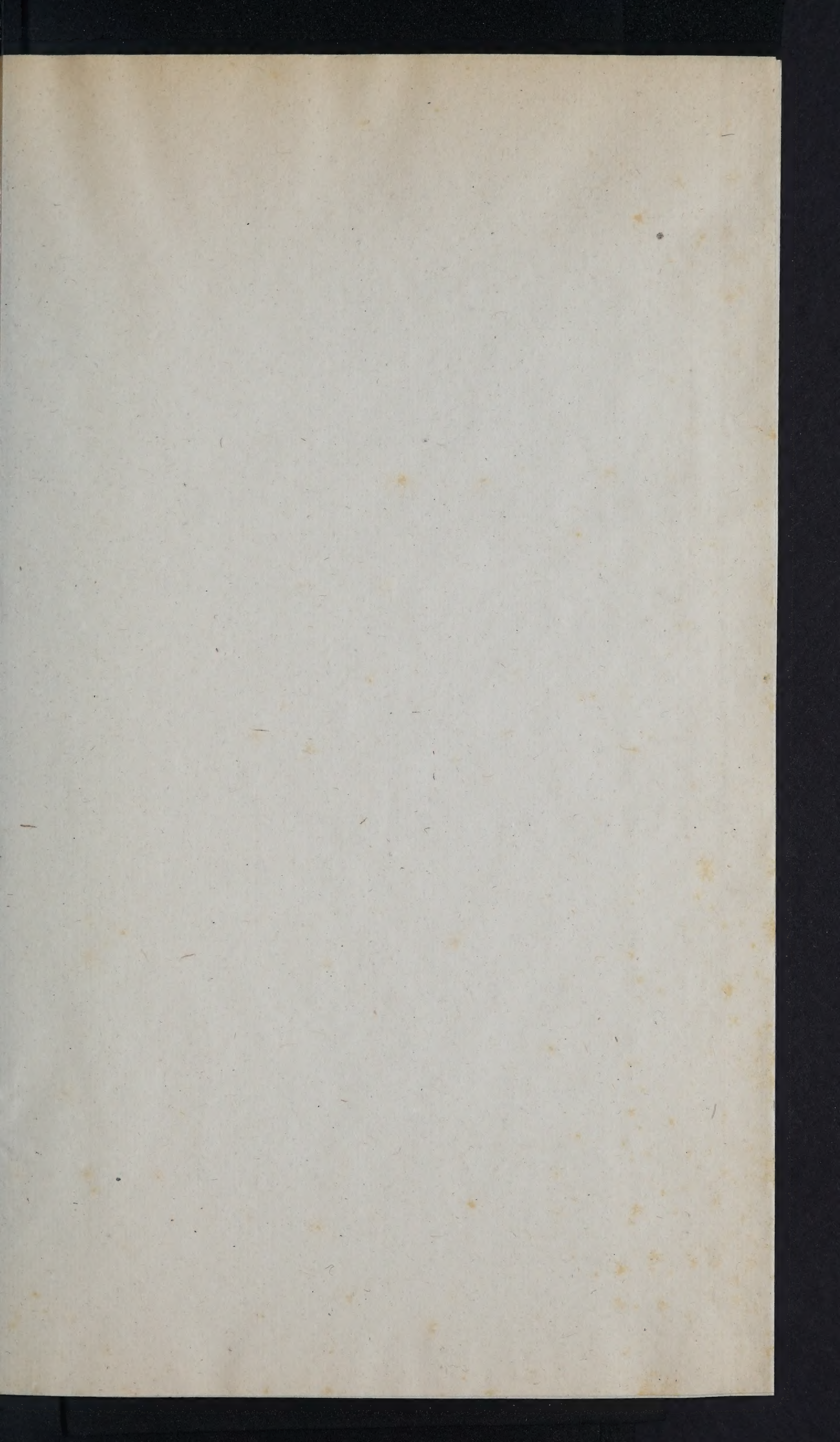
EAST ASIAN LIBRARY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51
F75
1692
V.7







王曰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又宛然

CHINESE

曾文定公全集卷之六

南豐後學彭期編訂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敎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

舉孔孟以證戰國之失經日羣言淆亂折諸聖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

〇劉〇向〇之〇失〇在〇此

〇茅〇用

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

（與向相反）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何等痛切）

（又叫轉起伏）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

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

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劉水部曰南豐先生爲文章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並觀則勝於向蓋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至亦滅其國一段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

茅鹿門曰大旨與新序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孫執升曰子固之文遠宗子政今其持論如此人固有師其文而不師其意者合二序讀當自得之

丘邦士曰借劉向語駁起其實見孔孟之道不爲背時而國策之士從于流俗卒之身國俱害以見策士之不可爲也可謂通論名言而終篇以古勢古調駁宕流轉可愛可愛

金聖歎曰精整不懈散之文

孫月峯曰以聖賢立論而死中求活有根本有法度

唐荆川曰敗題格

原本茅本先王下脫之道字世之下脫所字末無云字從文鑑文編增入外唐本所定下有著字文
十一篇上有第字泯字下重泯字戰國策亦有著字舊俗上多其字用之下無者字孟子上無是以
字有故字四十五年誤作四五十年或曰二十作三十末云字下有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十字

茅曰三代盛時氣象非曾子固不能實見得纔見得子固識高劉向一層處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

唐曰以議論敘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敎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

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于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劉曰二語見公于道學深矣）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于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于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

王曰此序本爲新序作若無此一句斡入則不得謂之有法矣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茅曰轉下有神力）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客）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主）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于今爲最近古雖不

茅曰子固到此方不沒向所著書之大旨處

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茅鹿門曰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王遵巖曰南豐文字于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唐荊川曰議論極正　貶而後褒文有開闔

又曰貶題格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閒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于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

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于其閒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

劉日以後論向之得失

言尤欲有爲于世至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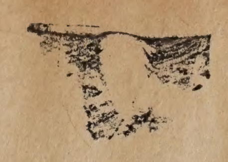
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巳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某日起失處

入題

評向處却好

劉二至日論道至精微說理無腐氣此爲至文所以堪與六經並傳



唐本作志其枉已原茅本忘字作至
又多自得之三字合孟子正宗並仝

王曰只此叙題尤可見作文家數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序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

須識得子固讀古書所考訂次第詳覈如此

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唐本非作亦）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

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

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室家旣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

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于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釆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岩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在在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敘鮑溶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茅鹿門曰子固諸序並各自爲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丘邦士曰其馳驟闔肆全學史記之文

唐荆川曰發題格

原本及十五篇者及字下多其字所以然者所字上脫其字宜從唐荸本增刪 室家 原作家室從各本改 言象 唐荸本言作日

劉曰此段敘事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于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常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于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于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此段論斷

以下一句一轉謂其書之可重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于道德之要而不牽于俗儒之說至于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況至于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于道者少矣其

茅曰言有斟酌

所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于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

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葢所以致臣之意焉
茅鹿門曰予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世俗）下從正宗加之字

劉曰起得突兀而一篇大旨已見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茅曰淺學所不見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自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蘇論創論

旨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

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

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
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
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
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
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
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
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茅鹿門曰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袁氏楓窗小牘曰家大人常謂曾子固南齊書序

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

劉二至曰三代以上史與經合經史分而史敝矣小大精粗本末先後了了透徹方可作史非深于經學者不能道隻字

唐荆川曰立說格

此序原本脫譌極多俱從唐茅本正之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序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

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固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

劉曰揭出日用彝倫佛氏堅壘不攻自破

之民肖翹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通字從正宗文編）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敎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紐）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旣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

王曰此等文法漢唐以來未有可謂極精極古至南渡後祖述用之今人觀之已熟遂不覺其法耳

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川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名言至論

原梁書以佛法立論可見其用意而在梁尤甚因梁之事二句乃幹入題目之法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茅曰結案

原本才誤材處者上所字衍依文編改正

唐荊川曰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又曰立說格

王遵巖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倫然說佛之失不能如是其稱吾道大旨亦不能如是精也

茅鹿門曰以內字論佛之旨頗非是蓋佛原非以吾儒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彼只見自家本來原無一物故欲了當本性耳欲見本性故將一切聲色臭味香法多爲丟去耳而非以狗內故也

丘邦士曰按此篇茅評殊非是佛之所見本只見內到說非內非非外外非中間不過其詞既遁而窮遂

設爲此詞以誣人正是自遁其踪跡使人不得以捉摸耳此文可謂得大學中庸之要而董生之大原雄之玄退之原道永叔之本論皆足以包籠而出之有要矣論理之文以此爲極至○茅順甫謂彼只見自家本來原無一物這便只見內一邊劉二至曰吾儒率性至于天地位萬物育此爲內外合一之學佛氏明心見性究不能行之於外其所謂心性者非也

湯敦實曰此序與原道本論眞堪鼎峙程朱以前見理明而立論透者此其最也

愚按由漢迄唐宋佛教浸淫狂瀾不可廻矣公獨倡明聖道透闢心性內外之旨闡發致知窮理之要而歸宿于盡性達道治亂安危之大洵孟韓而後一人而已同時如歐公所見略同而論道精微公更有獨得處故序記文字凡論釋道家每爲世道人心防範吾儒固當表而述之而明季諸儒惑溺禪宗更甚于晉之崇尚老莊清談誤國宜乎鹿門先生以公論佛之旨爲見淺也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齊梁等書（魏）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呂本無之字）也其（而）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

篇目以上俱詳次陳書之所由成本末

以下纔次陳書之所以不可廢處

到此是作家

立言有斟酌

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倫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

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禍患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于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于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學宮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原本并本魏下脫齊字其書上脫而字損上多稍字應從文鑑增刪學宮宮字譌作者應從通考改

茅鹿門曰文屬典刑不爲風波而自可賞俯

愚按叙其成與傳之難而論興亡勸戒處極婉切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于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

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劉二至曰短幅大有蘊藉

禮閣新儀目錄序

唐荆川曰變體　又曰反復格

瀆編曰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襄州長渠記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按南豐嘗作懷友以遺荆公公答以同學荆公答段縫書爲南豐辨謗南豐亦薦荆公于蔡學士其相知如此後荆公得志而不爲苟同又如此子固眞君子人也

原本所好下無者字未嘗異上無亦字推其如此推作惟茅本作知得已上有可字耳目上無其字于一代上無著字並從文編正宗正之

唐荊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王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茅鹿門曰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所及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茅曰名言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

見者

王曰此序與梁書序相類而此為疎通痛快

茅曰古者禮制之興原如此

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克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

禮制之不行則犯法衆而刑以之滋乎

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則寧至于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于為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

禮之原如此

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旣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

以上二者後世之所以失也

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亦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于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

字固所言
千古隻眼
處

言有斟酌

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于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況于著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丘邦士曰文字最難複說看此篇兩段複說處深厚委悉即愚所謂優孟代叔敖歌碑本與他本所載稍易一二字而意思各出不同且此文互爲呼應尤其深長之味也氣體多得之班馬書志中來

太祖皇帝總序 并進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刻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于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

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才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撡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

存其可采、繫于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以
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幸、
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
候勅旨

蓋唐之微、自天寶已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
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
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
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
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

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襃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

盧曰頗似漢人

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于人之周也如此即才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愧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强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爲之置

纍纍叙來絕無重複句法

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

事類作不罪數

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

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旣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
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
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
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鬬者
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語約而意盡
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
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
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

點日又細敘一遍

也蓋太祖篤于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妝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晩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日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巳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

盧曰忽叙忽總章法絶古

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鎭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于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于後世皆可爲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曰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四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于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確切

王曰南豐之文最得班氏之法此類尤可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

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太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辱白登身僅免禍不及



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窮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于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

○盧曰以功○德二字收○

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唐荊川曰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有滄州上殿劄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仁宗御集序參之

茅鹿門曰曾子獨見其論宋祖與漢高兩相折衷處如截鐵

盧文子曰公以宋祖爲亙古一人亦是頌揚本朝

體而文氣典古直與班固相上下後幅衡論更精
唐日類事格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賛名命入翰林爲學士眞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爲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于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眞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

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于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于是時爲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于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于內者深也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廼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于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于內者在此也

公之所以光顯于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予序予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爲之論次以爲公書諸首

愚按序晏公書而歷述生平寵遇又推本其學之博讀書有得于內所以可傳

茅鹿門曰其書之所纂本微淺而公序之亦難爲措注故其旨不遠

丘邦士曰著語極斟酌即斟酌深淺處爲文字中間層次有深淺茂閒淺深具見之妙便是能手

今日看他這幾或字議論卽儘圓活指恙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閒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踰時或至于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戚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蚤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

一唱三歎之遺音

朱晦菴曰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　唐曰氣充

王遵巖曰沈著頓剉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

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叙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詞過于俊爽而氣輕味促

茅鹿門曰須覽公所序奏議之忠直而能本朝廷所以容忠直處纔是法家

王惟夏曰叙范公奏議雖盛陳其極諫之功却力頌仁宗納諫之美且并及同時之士或引御史合議肆言或稱七八大臣隱隱見相成有人不獨范公奏議之力而范公效力其間亦一時之選也頌揚有體雖極渾融而微意自在大手筆之妙也

丘邦士曰其文亦渾涵亦夭矯惟其渾涵故能夭矯而不著夭矯之迹而鬱然爲自高自深之文

續編乙師道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御史以論事忤劉沆出知常州徙廣南東路轉運使改兩浙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出知福州以工部郎中入爲三司鹽鐵副使以病遷直龍圖閣卒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如論諸閤女御遷擢太多此其尤切直者然仁宗毎優容之　唐本末無銘字

王深甫文集序

嗚呼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于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動止語默必考于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于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于

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于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于天下而其言止于此然觀其所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于其細行皆可傳于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眞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

深甫既卒矣（茅曰有餘○悲）

丘邦士曰推原反覆如游名山大有勝境○此亦以連用其字見意與王平甫文集序同平甫序更參差曲盡而此則大成片段也

孫曰冒一篇之意

先發明文理之一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

理字一步喚一

文喚

文發明文章之重

不當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于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于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于是時其言能當于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于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

字斟句酌
東理字
茅曰安頓
王子直甚
好

先孰後施其意不當于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于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為之銘而集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茅鹿門曰意見好

鍾伯敬曰亦不乏稱揚到底文如其人而止須細觀其斡旋之妙

丘邦士曰其夭矯縱恣逸態橫生皆于含吐不盡中見之此于史歐歐眞成一派之文

孫執升曰子固序新序提道字爲主此篇提理字爲主皆深識獨見之言而行文紆徐頓折姿致宕逸又屬餘事

愚按說到當理無二窺見著書大旨至論文章關乎治亂包括古今作者亦是確有所見而揄揚王子直處即于點綴見之

文章 茅本上有於字

王容季文集序

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裁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于舜典則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宅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

劉曰自得二字生平

學問在此

歷叙古人正爲總序王氏兄弟地照應有法

以爲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日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知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可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于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甫曰向子直曰（應起句）冏容季皆善屬文長于叙事深甫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

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序深甫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稿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媮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爲容季文集序

結得有精○神有開係

劉二至日先生之文如高山大川蒼蒼滔滔莫測起止此如峻崖湍流登涉者未易進步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旣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于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于漢唐之盛

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瀕於泯滅能自拔起
以追于古者此三世而已各于其盛時士之能以特
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
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于世者也世世皆謂平甫之
詩宜爲樂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
不得用于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
慨歎一番爲平甫生色
于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
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
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于不朽雖不得其志

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于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于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于識平甫之塋者故不著于此云

茅鹿門日以詩文相感慨

唐荊川日文一滚說不立間架

丘邦士曰唐評𢙣甚于此見子固能以無法爲法得霍嫖姚岳武穆於兵法之意也人知曾文以法勝以經術宏深勝而不知其用法之變如此𢒪并讀其它文見子固于左史漢書往往各取其意法而出之亦不僅以劉向之規模也○此文一滾做無間架并無峯巒波瀾然暗以一二十其字爲其中筋節格又最奇善覽古人文字者固知古文不屑以字句措意然其筋絡精神旨趣往往有從字句見者辟之廣野大川不在指其一波一加之𢙣然驚瀾奇岫往往指校一二而川野之勝愈出

故詩故原譌古從唐本改

强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强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戸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旣沒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辭大傳于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閒益讀書爲文尤工于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旣罷政事鎭京兆及徙鎭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

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歎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稿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劃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旣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爲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攷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于誌幾聖之葬

者故此不著

茅鹿門曰范希文與歐陽永叔爲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叔爲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當與公同其退不當同其進也何等卓礫幾聖之文今不可見然平生所自見者並㽞魏公幕府則子固之所不滿而風刺之者已見其槩矣此其文之典刑處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彦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予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予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予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予序之予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

之蓋未嘗爲予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强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冠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予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予情于故舊而又以見予之老也

孫曰一語提綱已盡其文其人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淸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于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于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編

茅曰此處何等氣象才識

[illegible]鎖語

此一段從屢不合而出一句裏頭翻案出來

紀大法矣公于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于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畧判官而公常切論大臣當時皆

是所言益切意

發明所言大略數句却道盡平生建白又修辭結意多屬渾雄

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脩人事反覆至數百千

言先大夫之忠讜而歸之天子此所以爲儒者老成之論也非淺學所及

劉前案

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公修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

劉曰再提一句結通篇大旨

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

大可慨歎

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

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于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致堯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洽原譌治依文粹改　公修原作修公以上茅本同並　切論文粹此上有日方二字

茅鹿門曰予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韓歐與蘇亦當俯首者

盧文子曰表章直節歷落動聽予于南豐文讀之輙竦然起敬他文止可愛耳

孫執升曰提綱得要關鍵分明曲折無不如意此子固經營匠心之作也

林西仲曰集中類次既合詩賦書奏共為十卷則序中俱不可遺但詩賦不過文而已矣書奏關係國家得失及畢生歷官進退大節胡可為比玅在開口把詩賦輕輕提過便倒入書奏細發挐定見

知于天子見抑于大臣二意串講初叙其立言之指歸次述其歷官之亨屯梗槪已見復從書奏中舉其關係最大者幸其言之得盡歸美于天子之見知贊不置口又計其在官已行者惜其止於小試歸咎于大臣之見抑意在言外穿揷變換無不極其自然此有體有格之文其落筆布置曲盡良工苦心矣

丘邦士曰司馬子長以已之史記推附詩春秋之後正以其諷刺褒貶有獨深于筆墨字句之外者八家中惟歐曾二子善用其意是以其文之宛曲流連深遠照耀足與風騷左國相上下此其意退之不足復辨而況于蘇王乎宜其文之愈讀而令人愈不厭也

劉二至曰極力形容主聖臣直而齟齬益見說到史不足信在往有之如子固本傳所載呂公著之說是也

愚按通篇稱述先世直道見此集爲有用之文至論所言不合處又善爲人主留地步立言有體

南豐後學彭期編訂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序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

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旣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

愚按先生凡集序不苟作必廣捜搏訪訂其訛謬使其人文並傳于此類可見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予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

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

李白總前

以下纔入史傳辨論

到此處略斷白詩法

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見于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畧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

數句

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予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不論著李白詩而獨詳白生平蹤跡此其變調也然其結胎在卧廬山永王璘迫致之上蓋如此李白夜郎之流潯陽之獄可釋然無愧矣

劉二至曰考核是公所長未設翻駁新唐書是當時已定新舊唐書之優劣矣公爲六一門下士直言如此可敬也

文粹作舊本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于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閒益疏其寢北之地後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爲君賦之觀君之蚤夜于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于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内哉

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于是攷于州人以求水部之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家而謂君之世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于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于事者不遺于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于時號難治予之疲駑來爲

有此一段方是先○憂後樂

是州除其奸彊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游後園

○序○中○有○詩○宛○然○圖○畫

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閒爲小詩以娛情寫

物亦拙者之適也迺儒大人或與予有舊欲取而覩之亦不能隱而靑鄭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予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弁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雖小言自中律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

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視其歸仕于王朝而欲其無久于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

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乎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親之使知純老之非久于外也

王遵嵒曰治朝盛世文儒遭逢出入得意之氣象藹然篇中觀者不但可以想見其人而又可以知其時也

茅鹿門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愚按宋時內外之任可以陳請而得足見待臣之寛而當時仕宦之樂亦非後代所及

茅鹿門曰僅百餘言而搆思措辭種種入彀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予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

盧曰頓挫極妙

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于禮其言勉于義其行亦然其久益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予子也一邁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爲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茅曰非深于經術焉得有此議論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予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饈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跽以薦其物諸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

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于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庳庨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予爲之

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愚按寫出進退炎涼之態而以今古相形論之大約因周君不樂於去位故諷解如此

瀆編云臨川集有都官郎中周君墓誌疑即此人一篇中止載爲洛陽令時會拒中官之請銘詞所謂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無邪者也按周爲曾公之父友而此文直致如此

陳明卿曰可作勸致仕文

孫月峯曰此意人能道之吾愛其恬聲靜氣使人利名心自澹

唐荊川曰抑揚格　原本茅本朝廷上脫於字應從文鑑文編加

送江任序

唐荊川曰兩股格　富麗飽滿

又曰此文作兩股一段言用於異鄉之難爲治一段言用於其土之易爲治

送江任序　△茅曰宜遠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爲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　造語甚工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謡俗語言習尚之

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冐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謡習俗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

孫曰兩相激射○錯落成文○

總

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于其行遂書以送之

盧曰意致磅礴

茅鹿門曰古來未有此調出子固所自爲機軸

盧文子曰此序意頗濱臣策曾詳言之矣宋時仕宦與今大略相同苟欲合人情宜土俗使吏習而民安不可不讀此序

愚按宋時銓選與今政自不同如以臨川之人而令豐城宋尚可行後來不能不變法也

刀原譌力　爲風霜爲原本作則　褻原本作𢷬　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
原本作能專慮致勤職事無故營營三字有勤字以上並從文鑑文粹文編

盧曰洞析人情

頓迭總為李君地步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

茅曰以上應轉風土與中州異一句

以上應轉小其官一句

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于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

盧日趺妙

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于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

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致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于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秘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湯霍林日粹美覯洽爲友人致意爲民人眷戀都
會想過來著痛著癢
孫執升日格高調逸迥然出塵
愚按㮰象處西粤僻遠仕者自不樂居公以反陋
爲治屬李君意見便高出一層

系日徑叙
事起

送趙宏序

荊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鎭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聞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徤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

盧日活句

主

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
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
句法簡峭
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
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
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
折到趙君
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
身上
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在時潭吏與旁
近郡蘄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
冷語擊到吉事句
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

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

孫曰終不脫書上

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閒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于大哉爲

盧曰語是規

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故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盧文子曰按古治盜已驗者治潭以信義爲主而本之身教立言典要有三代遺風曲折澹宕更有波勢

孫執升曰語本切直而行文特紆徐委曲折出無

數波瀾使人一字一思

唐荆川曰辨難格好議論

知書茅本下有耳字從原本唐本刪身也明矣原唐茅本俱作身耳明也從文鑑改

師已試師原作書唐本作事從呂茅本改

送王希序 字潛之

華慶曆三年遇潛之于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遊四年開華于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遊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漳水水之西涯横出爲西山皆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最正且盡者惟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爲樂也況龍沙漳水水涯之陸

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爲樂可勝道耶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于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于是州而游于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朞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憮然耶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于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耶睎吾言不足進也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

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湣之之去而之
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忘于山水或薄其
異日肯尚從吾游于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

劉二至曰敘游觀之樂而交情自見○摹寫山水
如一幅畫圖光顯者于山水或薄縮束尤玅

愚按大梵寺不知廢于何時一統志亦不載近日
龍沙新刱北蘭寺中構小亭亦顏曰秋屏或即其
故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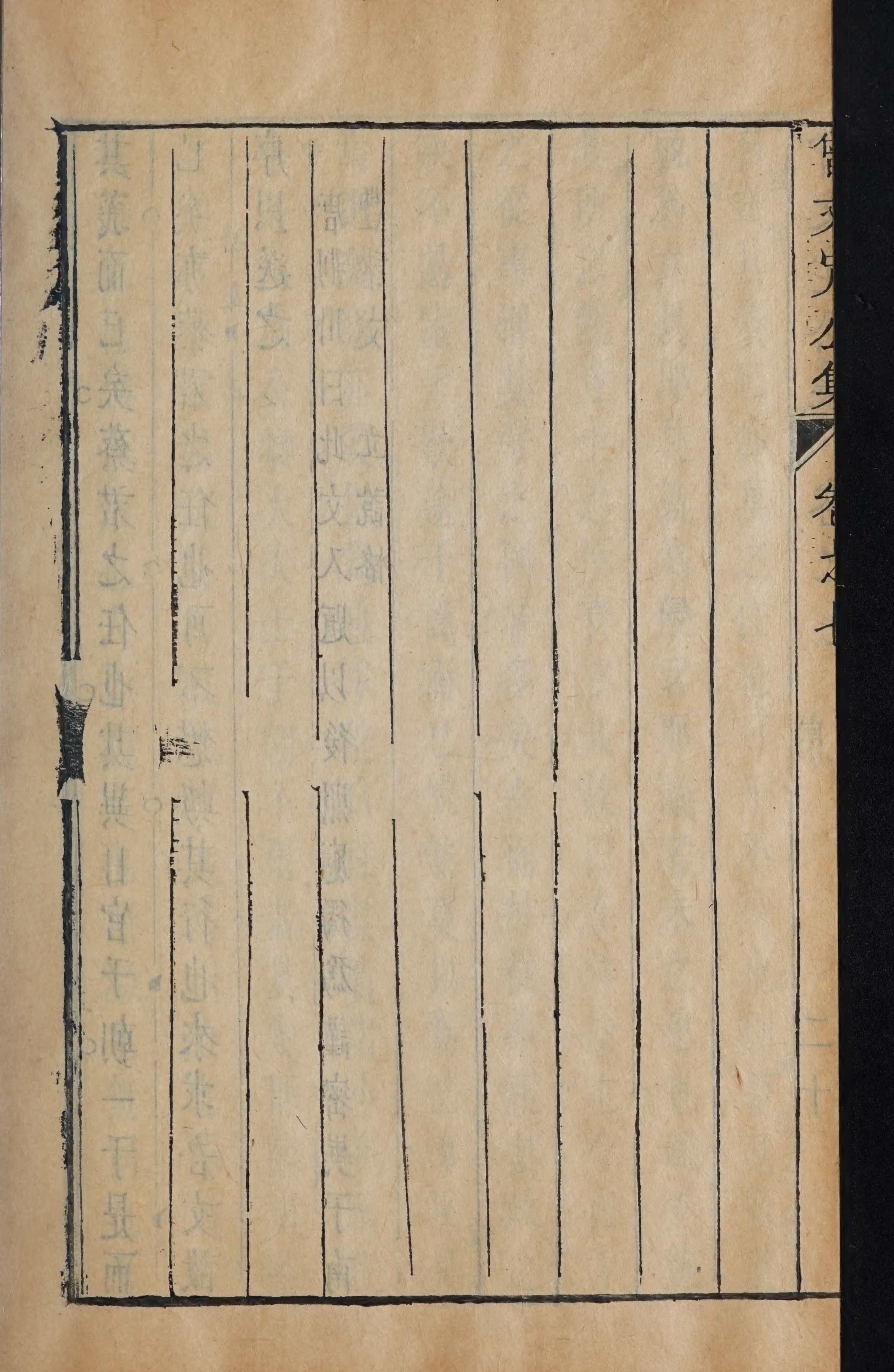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輙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于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唐云立異）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

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耶其孰爲侵官耶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視其政之缺不過室于歎途于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于朝不爾者其幾耶臨川蔡君從事于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

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唐荊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爲謹密異于南豐諸文　立說格



茅曰必曾公心上有指者

唐曰求不得其人

送丁琰序

最難起

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令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于外于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憂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

重重冒頭

必有所指

書

疏暢

字日照應

相對整齊

法不勝其弊

制舉不借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于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

至此才歸重教養氣度何

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

茅曰從篇首所感歎當世之無良吏處引此凡六七轉以下絕歸重于教督之無法

應上二豈字一段

其春容

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于鄉屬于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

雜入題

轉不沽滯

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由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亭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亭旣患今之士而嘗慕古之人每覩良吏一傳則反復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亭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于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于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

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于文者多矣

忽起一浪輒

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于文而于樂道

作千層

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

之凡爲吏者也

丘邦士曰其文之高秀排折全是韓退之家法

愚按守令之難得其人自是古今同慨故篇中委折感歎不禁傷今思古之意而歸重于教以成材此有關政治之文

鍾伯敬曰文心欵欵如蓮步趨庭含情自惜未易爲聲音笑貌者言也

唐荊川曰古今格

文編詔下有書字 佐我下有也字 豈有上作其字不作亦 今也得人茅本今作令

贈黎安二生序

孫曰提蘇軾説入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

應蘇軾

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徵露

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旣得之于心矣乃將以言相求于外耶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

王曰以正爲奇

茅曰低昂

子固何等氣象

何等斡旋

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予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

正意全露

點宣句妙

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唐荆川曰議論謹密

茅鹿門曰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槩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

盧文子曰一篇以迂字作骨意在規二生之未合乎道也

王惟夏曰借迂濶二字曲折引人入道讀之覺文章聲氣去聖賢名教不遠

林西仲曰通篇拏定里人笑爲迂濶一語步步洗發就作文上攙到立身行已上去命意正大無匹其行文似嘲似解總言自信得過不可移於世俗之毁譽而以迂濶不迂濶兩路聽人自擇嚴中帶婉此有德者之言也

愚按公以信古志道自命原不求工于文不求合于世俗豈古今文人可及

鍾伯敬曰衷于道諷于正不愧古作者之旨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己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

若于名字乎勿求勝焉于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于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予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常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

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

○劉○曰○說○得○有○身○分○○○○○○○○○○

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予之所望于補之也

○○○○○○○○○○○○○○○○○

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于補之哉

劉二至曰直切痛快文不乏委蛇之致純是理學文字

愚按只是目前道理一經指點令人顧名思義猛然有省而王成王君處意更肫摯

不行 原本下無也字從正宗加

謝司理字序

君子之于德澤誼行大有爲者也于爲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龢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闗複鍵穹墉奥屋爲之掩覆也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縝縝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

謝君也材其嚮道也苟爲無盡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爲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劉二至曰微哉其言而文特簡峭高古

劉曰辨體通意非深于六書者不能道

連用十二者字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于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于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于禮習其干戈于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于武備固脩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敎

纔入琴字　吳曰極透遙瘖宕之致

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于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于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于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于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于內外以持其

又入琴字

心養其性者至于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于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于外者皆

茅曰應前

唐曰翻轉

寶入琴字

應起處微字

不能具得之于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夫有待于外者予既力不足而于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

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于世云

吳蓀右曰就琴上發出大道理以內外難易四字作眼目而前後意正反相承行文整而有則贍而不靡洵深于六經之學者其通篇渾寫大意聽琴只於末幅略點尤見鑄局之高

瀆編云鄭穆福建侯官人性醇謹好學凡居館閣三十年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摘誦元祐初拜國子祭酒每講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年七十致仕太學之士空學出祖丁寶臣見歐王集孫覺見東坡集皆賢者之流彼林希者何爲攔入數君之列哉

原本齋戒上無而字千古譌作古人應從呂唐本

聽琴序

凡有貴於物者豈特物不能勝之歟抑亦無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學者名占一藝苟不徇物則亦足貴矣然以自售然後人得而賤之故工於藝者常恐人之羞薄則往往拂人之好而自要其簡重雖求之者愈勤而拒之者愈堅然不知人亦愈羞薄之也琴之爲藝雖聖人所不廢也其制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几席之閒而所感者常在乎滄浪之濱崔嵬之巔亦已至矣雖然聲自外入也使聞於

彼而應於此者猶且如此況不自外入者乎故樂之實不在於器而至於鼓之以盡神則樂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於樂者豈係於器哉惟其未離於器也故習之有曲以至於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得其人則器之所不及矣故樂作而喜曲終而悲豈能易吾於須臾哉若夫吾之心在於鴈門吾之目在於鴻鵠則雖九奏於吾之前猶不聞也故琴之作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無有久而不倦者乎雖然吾嘗學琴於師矣反宮

於脾而聖亦不廢也反商於肺而義亦不廢也反角
於肝而仁亦不廢也反徵於心而禮亦不廢也反羽
於腎而智亦不廢也方是時也非春也求之於律則
不中夾鍾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於律則不中
蕤賓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南呂
物安得而斂哉非冬也求之於律則不中應鍾物安
得而藏哉故無出無內無緩無急無修無短巧曆不
能盡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也其神之
遊東不極於碣石南不極於北戶西不極於流沙沆

羽北不極於令正之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
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何從而浮甘
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
無所用其聽尚何厭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
故在鄭則不淫也在宋則不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
齊則不驕也用之於祭祀則鬼神亦蒞乎其所矣尚
何煩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
而叩羽當冬而叩徵雖知四時之行在我未免乎有
手動絃也某人嘗與輩適撫之金谿因以琴稱而不

知吾之琴也。某人苟知所存不在絃，所志不在聲，然後吾之琴可得矣。雖然，他日祭酒之堂，樽俎之宴，追三代之遺風，想舜雩之詠嘆，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幾不愧於昔人矣。尙何恨於羞薄哉。

愚按相國寺聽琴序推原六藝之教五禮六樂持心養性之實功此序只借琴發揮以見學者但當內盡乎已不必外徇乎物窃所謂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者耶類藁中亦鈌此篇從唐選文編補入

[illegible]

人[illegible]上[illegible]不[illegible]中[illegible]此篇欲[illegible]選文[illegible]

[illegible]乎已不必外[illegible]乎物[illegible]所[illegible]

心[illegible]相[illegible]此[illegible]

幾不偶於昔人矣尚何慨於盡薄哉

三代之遺風猶[illegible]之詩[illegible]使聞者[illegible]有所得則[illegible]

彼吾之春可得矣雖然[illegible]祭酒之堂構組之文[illegible]

抑吾之寒也其人有知所存不在[illegible]所志不在[illegible]

順濟王敕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爲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漦于庭至周卒爲女禍蓋龍之爲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實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羞物故臣敢刻敕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孫曰紀年紀里

敘次之中處處見民田賴此湖故通民田三字頻頻點出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

劉曰提一句首功之人後來功罪了了

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

總束一筆

吞吐處文有餘情此頓挫之妙

茅曰指悉如畫

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敘○事○處○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如○亂○山○迴○合○忽○出○奇○峯○令○人○耳○目○頓○異○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

孫曰此句是一篇之案

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邪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

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

當儆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
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
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
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
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
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
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
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壞城郭廬舍可必也

總上數段頓挫說入主意

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揺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



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靈運文人乃爾爲利故拈出爲勢家請田者榜樣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稟之需外有貢輸問遺之

茅曰公之憂深而思遠故其文之入諷刺者如此

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

孫曰又兩引古以證

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

一一抱前說得明快

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

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籍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

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盆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盆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

又翻前案
點證

孫日數句
收局甚緊

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

嚴

綜束全篇何等完密

簡老

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于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

茅鹿門曰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官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緯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後之勢家或請爲田而廢也於是又詳爲辨覈參駁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經世之略亦概見矣

孫執升曰其寫湖形勢則參差盡致其備舉衆說則兼綜詳略其洞悉利害則明白切至其條列二

議則如兩峯對峙其復理前說則又如風雨驟至令人應接不暇末則以參覈之而圖成結前無數形勢以熟究之而書具結前諸家議論可謂簡括高老一篇之中無法不備

丘邦士曰只直敘湖之本末與當世議之輯錄底本耳而郎因事之廢興爲文字之轉換而雄肆馳驟如虎跳龍躍不可抵遏吾謂此文當在太史公貨殖傳之上蓋貨殖傳有無限嘲訕滑稽之情出入其間要作好文字易此直敘利害并不必剖悉利害之故而文能雄肆閎博如此此所以較貨殖傳而勝之也

湯敦實曰圖成而書具蓋將以修舉廢墜非僅記事空文已耳但此時湖廢幾盡大約濬湖之功第一然費財動衆爲日甚久能不牽於浮議而經理得人非上請得當不可既經理矣然後每歲挑濬申閑縱法以謹畜泄立石柱禁侵耕嚴賞罰永爲善後之策斯衆善兼收事固有難遽行者公第一一條陳其中緩急先後亦略可考至推前代不廢

之由論當日因循之弊俱確當不易且因一湖而推及其餘其感慨深矣公之留心經濟如此猶謂其政事不如文章可乎

孫月峯曰敘置處不排不散而詳悉如列鬚眉可謂文中有畫者矣

鍾伯敬曰敘事處錯綜如紛絲而有原有委却又井井不亂

州東六十里州下原亦有之字復上文從茅本刪

序盜　續編云此爰書也一經曾公手遂爲名篇世有身爲有司厭薄吏牘托之詩文書畫以爲高而愈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所謂作雅態而實俗也

唐本賊重下無皆字見之下無人字此情狀無情字器械唐茅本並作械器

序盜

盜三十八人凡十五發縣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縣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

王曰此中叙事甚有法

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于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于孫僊

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刼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埤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敎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敎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旣足導之旣明則爲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敎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敎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敎而誅者俟之之道旣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旣有不足導之旣有不明俟之之道旣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

賊者天子常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予嘗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于是盡心矣

茅鹿門曰前半篇按圖次盜情本末如畫后半篇則文歸重于不恐刑之意此子固之文所以動合與刑也而子固之讞獄詳悉處亦可具見矣

湯敦實曰有可哀之情狀即有可嫉之情狀分別治之而後無失出失入之患若藉口寬大之令而肆殺人者猶爲竊盜豈有司奉法之理乎安得如子固先生者使參錯於天下庶幾盜息而民安矣

